

长篇小说

红颜沧桑

李梅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长篇小说

红颜沧桑

李梅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长篇小说

红 颜 沧 桑

李 梅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红颜沧桑

李 梅 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 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市通县曙光印刷厂 印刷

35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开本 14.75 印张 插页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ISBN 7-104-00917-5/I·415 定价: 22 元



作者：李 梅

内 容 简 介

清朝末年，在“红唇园”长至四岁的弦儿便开始接受老鸨母的精心调教。自此吹拉弹唱、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堪称“花”中极品。

十四岁的弦儿在开苞前夜被卖与梧桐村文家做小，文老太一见她便浑身起红疙瘩，口中念叨“讨债的来了”，弦儿相继得到老爷的爱情，无腿二爷的骚扰，四爷的“种子”，同时初识少年管子。

某夜山寨土匪洗劫文家，弦儿被逼做楚爷的压寨夫人，与原是寨中三爷的管子相遇，彼此疯狂相爱相约出逃。神秘人物出现，楚爷遭牛二爷毒杀，管三爷失约，独自带弟兄投奔革命军。牛二爷欲霸占弦儿，被阴冷、丑陋的嫖婆杀死，双双逃离山寨，途遇豫剧团，弦儿入剧团名“小槐香”，目睹“千里马”与“一盏红”之间的畸形恋爱，邂逅对她一见钟情的少校军官小耿子。

汉奸县长聂士雄续弦儿为二房，方知小耿子竟是聂太太之弟。弦儿生得儿子木瓜，女儿穿针。赤卫队长管子带领游击队夜袭县府，枪杀县长。小耿子因抗日血溅

广场。弦儿带长女穿针回梧桐村。

日本人投降。苏贵欲强暴弦儿，反遭其杀，弦儿投河自尽，穿针失踪，弦儿与救命恩人范朴生生下小女引线。弦儿文革挨斗，引线愤而离家。

九十年代末，香港某财团董事长范引线回归家门。百岁弦儿已面目全非、手脚冰凉。

目 录

第一章：..... (1)

热闹非凡的“红唇园”正给名妓桐姐做寿，被丢弃野外的疯妓榆姐突然回来大闹寿宴。4岁的弦儿在厨房偷吃了一枚红樱桃遭到终日戴着面纱的后勤总管柳姐的毒打。6岁的谱儿、曲儿被人贩子送妓院与弦儿一同受鸨母严厉的训练。黄娃子走进桐姐的绣房，受到这个爱慕多日的女人真诚款待，发誓要赎出桐姐。后院柴房火光冲天，疯妓在烈火中如鹤般翩翩起舞，桐姐呼叫着扑向柴房被灼伤脸部。妓院老板邢爷将桐姐召进小屋，令其伺候三天方可放其自由，受尽身心折磨的桐姐走出小屋时已经容颜不再。九年后，谱儿、曲儿挑出大红灯笼开苞，而弦儿却被卖给一个乡绅做妾。

第二章：..... (38)

大雪中弦儿被一辆马车送到梧桐村文家，太太仁慈

对她如女儿般怜惜。没有双腿的二爷让她恐惧，忧郁的四爷一派漠然，吃斋的老太太一见到她就浑身起红疙瘩，嘴里莫名其妙地念叨着：“讨债的来了！”老爷的冷漠让她失望，二爷却总是趁人不备摸捏她。清兵闯进文家搜查去日本留学失踪的三爷，太太受惊而死。暴风雨就要来了，所有的人都下地抢收麦子，二爷欲施暴于弦儿，在她悲绝的哭嚎中老爷突然归来，二爷苦苦哀求兄长将她给他，老爷最终阴冷地点了头。弦儿绝食以求死去。

第三章：..... (76)

观音生日大祭拜，弦儿趁人劫持洋人时逃向山林并结识少年管子。管子将其藏进山洞夜间却久等不来，适逢清兵搜山，弦儿慌不择路滚进山沟又被送回文家。醒过来的弦儿凄楚地对一脸怜爱的老爷哭诉“我是你的人呀……”老爷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深藏的情感与之融为一体。二爷盛怒之下飞身撞倒老爷，老爷口喷鲜血从此再也直不起腰。四爷在县学堂卷入暴动事件中身陷监牢。民国建立，他突然归家。在老爷哀求下使弦儿最终怀上文家的孩子文稼根。老爷欣慰而逝。某个夜晚，凤凰山土匪洗劫文家，弦儿目睹二爷及其子倒于匪刀之下。

第四章：..... (117)

弦儿被牛二爷献给匪头楚爷。夜晚她用灯油燃着床铺想焚死自己和楚爷，却被惊醒的楚爷救出又原谅了她。楚爷逼迫弦儿目睹寨中严惩异匪郝大头，弦儿却发现昔日少年管子已是寨中管三爷。管三爷儿时伙伴黑娃子代表冯督军来寨中招安遭到楚爷拒绝。弦儿与管三爷无法遏制彼此激情瞬间疯狂，相约逃离山寨。神秘人物出现，楚爷决定带人马下山随“辫子军”进京复帝，管三爷却带领近半弟兄投了革命军。牛二爷执意留守山寨毒杀了楚爷，得意忘形又欲霸占弦儿时，嫖婆的匕首老练地插进他的肋下，俩人趁夜消失在山林中。

第五章：..... (154)

瘟疫横扫白羊县城，嫖婆发现弦儿染病。逃难途中嫖婆被逃兵刀伤，茫茫荒原上弦儿如牛马般拖着昏迷不醒的嫖婆机械地行走。孤庙中巧遇一个乡下豫剧团，弦儿成为“小槐香”，目睹了“千里马”与“一盞红”之间畸形的恋情。在大黄庄放荡的“一盞红”与族长的儿子在祠堂淫乱闯下大祸，族长的儿子死于残酷的封建族法下，惊厥的“一盞红”也被其唤入阴间，剧团被狼狈地驱出大

黄庄。

第六章：…………… (192)

拉板胡的潘汉帮对小槐香隐然含情。商家老太太寿宴上少校军官小耿子对她一见钟情。剧团遭人排挤暗算，李老板等人被扣予私通赤匪的罪名身陷监牢。剧团被阴谋者接收前夕小槐香与嫖婆逃走。半夜树林中邂逅被国民党追击的赤卫队，初识老董，重返白羊县城时弦儿被聂县长认出并带回县府。

第七章：…………… (230)

嫁给聂士雄做小的弦儿得知小耿子竟是聂太太的弟弟。弦儿吃惊地看见共产党老董在家中与聂同桌畅饮。聂太太气势汹汹由省城闯来百般刁难使弦儿流产。聂使尽手段审问共产党要犯“老树”。弦儿发现院中囚禁的奄奄一息的犯人竟是黑娃子，在他濒临死亡时出手救活了他。弦儿上街被人软劫到一个独院，再次见到老董，同时见到已是赤卫队长的管子。

第八章：…………… (273)

“老树”被神秘救走，聂派人与赤卫队中“红鱼”联

系，欲挖出藏于身边的“小草”、“老枪”。他残暴镇压学生运动却对儿子木瓜百般宠爱。日军攻陷白羊城。小耿子与邵团长血溅广场。嫫婆死于日本人屠刀下，弦儿痛弃聂成为汉奸，聂却另有隐情。日本警备队长大岛茂似乎对弦儿的娘家颇感兴趣。聂无法忍受弦儿的蔑视痛沉于酒中，婢女借机讹诈。

第九章：..... (313)

管子带游击队夜袭县府。老董身份暴露英勇就义。弦儿被游击队软禁于农庄中，如约而来的聂死于“红鱼”枪下。大岛茂临死托遗物玉观音。弦儿带长女穿针回到梧桐树，文家却易了主人。失神疯癫的老太太见到穿针脖子上的玉观音悲呼“都死了……你一个都不肯放过……”她想掐死穿针自己却身亡。

第十章：..... (352)

日本人投降。长工苏贵欲娶女佣弦儿反遭拒。公安局寻找“红鱼”弦儿被揪斗。苏贵欲强暴弦儿反被枪杀。弦儿投河自尽，穿针沿河狂奔走失，被老猎户收养，邂逅神秘人物商霖。

第十一章：..... (388)

复员军人范朴生河中救出弦儿，其后与之生下小女引线。弦儿与已成为文教局长的潘汉帮重逢。礼堂中见到已成地区主席、书记的管子和“红鱼”。穿针苦恋商霖，他却因历史问题被捕。“红鱼”不堪忍受造反派折磨自尽。弦儿被昔日婢女揭发出底细，引线愤而离家。

第十二章：..... (429)

穿针在西部某农场等待狱中的商霖，遭到伍组长强暴杀人匿尸而入监狱。弦儿由报纸新闻找到穿针并领回其女傻子抚养。已成为香港某财团董事长的引线哭跪着回归家门请求母亲原谅。引线却发现弦儿的手早已凉了。

第一章

1

“噼哩叭啦”爆竹炸响的声音响彻了一条街。

许多窗口探出一张张浓妆艳抹的脸向“红唇园”大门口张望，那里摆放的花篮已经延至街上。衣冠楚楚的乃至着官服的男人们络绎不绝地走进“红唇园”，整条“花巷”的姑娘们都知道今天“红唇园”大摆宴席为该园的顶梁柱“花巷”名妓桐姐做寿。那些窗口探出的脸或艳慕或愤懑或妒恨……“红唇园”门口的喧哗愈发显出左邻右舍不同往日的冷清。

一阵“咣啷”脆响。许多窗户愤然关上，那一张张满怀恶意的粉脸便隐在了窗后。恶毒的诅咒声就隐隐地从窗缝挤出去，在整条“花巷”上空随风飘荡。几条在巷里游窜的无主的赖皮狗敏锐地嗅到了空中漾溢着的歹毒的气息，便异常兴奋起来，它们狂吠疯嚎，追逐着每一辆在“花巷”穿行的马车、人力车，那些步行的人更是被它们撵得东躲西藏，喊爹叫娘。各种声音汇集在一起使“花巷”如同一条喧嚣的河，人、狗、车辆像一条条鱼在这条河里游来游去。

巷口出现一个长发披肩的肮脏的疯女人，她的身上不知被

第一章

哪个好心人套上了一条破旧的麻袋，破麻袋底掏着一个洞，探出她的脑袋，赤裸的手臂由两端两个小洞口伸出。她的个子很高，麻袋还不及她的膝盖，赤裸的双腿浮肿流溢着颜色难辨的浓水，一股恶臭熏得路人纷纷四下而逃。疯女人目中无人地在“花巷”穿行，她的右臂高举着，竖起的两根手指头上玩杂耍一样悠着一个朱红色的雕花木镯。巷口卖酿皮的黄娃子知道她曾是“红唇园”的名妓。他曾多次目睹“红唇园”的护丁将她塞进马车丢弃到城外的荒野里，奇怪的是每次她都能走回来。她经过黄娃子的小摊时，习惯性地站住了。黄娃子照例递给她一张没有用刀切过的酿皮。疯女人闲着的一只手抓过酿皮一边往嘴里送一边咧嘴笑，露出一口被烟土熏得黑黄的牙齿。黄娃子觉得一阵恶心，慌忙将脸扭向一边。

“黄娃子寻不到老婆连疯婊子都稀罕！”旁边卖烧饼的老文打趣道。

黄娃子的脸倏地红了。

2

“红唇园”的后院同样一派繁忙景象，那些打下手的丫环、婆子们在厨房里出出进进。她们有的在院中的井台边洗碗碟、蔬菜；有的往前堂送菜；有的一趟趟往厨房里抱柴禾……那个管后堂的丑女人柳姐怀抱双臂站在院中指挥着这个看似繁乱实则井井有条的场面，从那些下人小心翼翼从她身边穿来过去的举止可以看到她的威慑力量。没有人能看到她的面部神情，她头上戴着一顶自制布帽，宽大的帽沿上垂着粉红色的细纱，像养蜂人一样把她的脸遮得严严实实。她像个幽灵一样站在院中那颗茂盛的柳树荫影里，不时命令那些下人们干这干那。她的声音不

红 颜 沧 桑

温不燥，但寒气袭人，每一个被她叫到名字的杂工们都会不自禁地颤一下。她身后那棵巨大的柳树如同她的象征，它极力伸展着浑身的枝枝叶叶，目光居高临下地傲视着那些忙碌的人们。

4岁的弦儿躺在柴房的草堆里睡着了。外面的喧嚣跟她没有一点儿关系。她正在做一个梦，梦中又出现了那条“哗哗”响的陌生的河流。她曾无数次地梦到这条曲里拐弯的绵长的河，她一点儿也不知道这条莫名其妙的河流向她昭示着什么。她只知道自己不需要这条河，她需要的是油饼、糖葫芦之类的东西，但她在梦中竟没有一次机会跟它们相遇。现实中她跟它们相遇的机会也仅有两次，那都是桐姐买给她的，想到桐姐她笑了，口水从她的嘴角溢出一直流进身下的麦草里，无影无踪。

再一次进屋抱柴禾的胖婆子终于吵醒了弦儿，她伸着脏兮兮的小手从草堆里坐了起来。

“妈呀，吓死我了！”胖婆子惊叫道，她用手里的一根枯树枝抽打弦儿。

弦儿坐在麦草堆里继续揉眼睛，她即不躲也不逃，她知道胖婆子是故意吓唬她，她从没有打过她。

果然，胖婆子举到空中的树枝只是从她头顶上旋过又重新回到了柴禾堆。

弦儿一骨碌爬起来尽最大的力量抱起一抱柴禾，准备帮胖婆子送到厨房去。

“快放下吧！”胖婆子急忙说，“这会儿大家都忙得团团转，你都把你忙忘了，你这么灰头土脸地出去叫她撞见，不找打才怪呢！”

弦儿知道胖婆子说的“她”是柳姐，便慌忙扔下怀里的柴禾，跑到门边向外窥视，果然望见柳姐站在院中的柳树荫影里，她的脑袋便迅捷地缩了回来。

第一章

胖婆子不再答理弦儿，急急忙忙抱起一大抱柴禾出去了。

弦儿用手摸索着自己头发里的草，然后使劲拍打衣服上的灰土。做完这一切，她躲到柴房门后从缝隙里向外窥视。她看到柳姐一动不动地站在树荫里，除了那冷漠的声音不时从她的躯体里蹦出来，她简直像一尊石雕。她的身躯像桐姐一样起伏有致，凹凸分明。弦儿早就注意到她走路的姿态像“红唇园”所有受过训练的姑娘们一样轻盈而又飘逸。让弦儿不明白的是她为什么会有着一张丑陋的面孔呢？虽然她从没有窥视到那薄纱后的真实面目，但她坚信那张面孔一定是丑陋的。终于等到柳姐离开那棵柳树，弦儿瞧准时机像只小狸猫一样迅捷地窜进厨房。她准备弄些水把脸洗干净，她知道在院中的井台边洗脸是很危险的。柳姐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在她的身边。

厨房里爆起的菜香使弦儿意识到强烈的饥饿感。她东张西望，那些忙碌的人们机械地做着自己的事情，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她。她的目光停驻在大案板上的一排排菜碟上，那些红红绿绿的食物像个极大的磁场吸引着她，离她最近的是一碟红樱桃，这是用来点缀菜碟的。她伸着细长的脖子，咽着口水极力按捺着自己想吃下它们的强烈欲望，但是她的双脚却很不听使唤地把她固定在那里。她频频扭头四下张望，确信没有人注意自己。便迅捷地伸出小手从碟上抓起一枚红樱桃，飞快地塞进了自己嘴巴里。倏地，一只从天而降的巴掌把她打翻在地。弦儿慌忙抬头张望，她看见柳姐笔挺地站在她的身边。柳姐是怎么突然出现的她一点也不知道。柳姐像个幽灵，她总是出奇不意地出现在别人身后，让人防不胜防。

“你跑哪去了？”柳姐居高临下地瞪着她，语气中透着极大的厌恶。

弦儿战战兢兢地爬起来，她垂着小脑袋不敢抬头正视柳姐